

「簡·愛」系列 II

# 無法純粹

*Indistinct Love*

簡以寧

著

記得有時候會是一種沉重。……  
記得的多了，不免就成了巨囊，背負得太辛苦。  
是以為了活著，活得不太沉重，  
人生會奇妙地自然選擇，遺忘或者記得。

「簡·愛」系列 II

# 純無 粹法

*Indistinct Love*

簡以寧  
—  
著

無法純粹 / 簡以寧 著 . -- 初版 .  
-- 臺北市 : 思行文化傳播 , 民 102.2  
面 : 21X14.8 公分 -- ( 簡 · 愛系列 ; 2 )  
ISBN 978-986-88959-8-0 ( 平裝 )

857.7

102000664

© 2013 簡以寧

All rights reserved.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,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, or transmitted,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, electronic, mechanical, photocopying, recording, or otherwise,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.  
Printed in Taiwan.

【簡·愛】系列 II

## 無法純粹

作者——簡以寧

總編輯——戴至中

執行主編——吳佩珊

校對——傅安沛、吳佩珊

插畫——吳方嫻

美術設計——無私設計 洪偉傑

發行人——王志軒

出版者——思行文化傳播有限公司

地址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 99 號 11 樓之 6 ( 1107 室 )

電話 02-2331-8262

傳真 02-2331-8272

電子郵件 service@tec2c.com

總經銷——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 台北市復興北路 386 號(復北店)

印刷廠——豪映紙品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——民國 102 年 2 月初版一刷

定價——新台幣 360 元

序 言	004
引 子	009
第一章·祭掃葉子 疑點不期而至	013
第二章·試探藍玻 若兮有備而來	037
第三章·偵查大衛 蘇穎倉促上陣	087
第四章·述悲傷家史 藍玻初吐衷腸	121
第五章·為揭秘秦劍 文瑾費盡心思 顧左右言他 秦劍知情不語	165
第六章·出語驚人 藍玻遭媒體圍追 撫今追昔 常浩解若兮疑惑	221
第七章·群雄會面 嫌疑人悉數到場 簾幕漸開 個中情另有玄機	379
第八章·和木真雄	437
後 序·因為愛	444

「簡·愛」系列 II

# 純無 粹法

*Indistinct Love*

簡以寧  
——  
著



序 言	004
引 子	009
第一章·祭掃葉子 疑點不期而至	013
第二章·試探藍玻 若兮有備而來	037
第三章·偵查大衛 蘇穎倉促上陣	087
第四章·述悲傷家史 藍玻初吐衷腸	121
第五章·為揭秘秦劍 文瑾費盡心思 顧左右言他 秦劍知情不語	165
第六章·出語驚人 藍玻遭媒體圍迫 撫今追昔 常浩解若兮疑惑	221
第七章·群雄會面 嫌疑人悉數到場 簾幕漸開 個中情另有玄機	379
第八章·和木真雄	437
後 序·因為愛	444

## 序言

聽說過有一些寫作者，他們寫作的速度如此地驚人，一年可以寫好幾本幾十萬字的長篇小說。

我很驚異。

不知道他們如何能夠做到。

因為我的寫作是如此之慢。也許是年齡漸長，反應能力、敏感度都在漸漸地變遲鈍了吧？但即使如此，我想，也許還有其他的原因。

每每寫小說，都要等人物和情節在胸腔裡焐熱了、熬熟了，以至不傾吐就不能平靜地生活下去了，才會坐到電腦前，認真而細緻地將沉默的它們從身體的內部拉出來，變成一句句可以誦之成聲的話，一個個可以自由活動的人，一段段如同親眼目睹的事。

那些曾經閃爍在事物表層的影像，因此而登錄記憶深處，在陳舊與新鮮的時空演變中不停地遞延、展開。我在這遞延中、展開中看到……感到……想到……，就有一些類似因想念而起的孤單潮水般襲來。



我們無法回到歷史。

但我們至少還可以立在當下，還可以想像未來。

葉子死後，很長一段時間裡，我都不能自悲傷中釋懷。

我不知道如何處置葉子的手機。有它在，彷如葉子的音容笑貌一直鑲嵌在我生活的某個重要區域，使我無法輕鬆地在後來的人生長途中行進。

《左臉的微笑》在大陸和臺灣發行後，一些朋友和陌生的讀者，或給我打電話，或線上留言，或發來郵件，說，讀完這本書，對裡面的人物還蠻牽掛的呢，比如向秋生後來怎麼樣了？佩琳到底是怎樣的人？李明珂與蘇穎呢？還有，妳的小說以向內描寫為長處，可是，葉子所愛戀的那個男人，那個沒有名字的男人，在〈愛情是個病〉裡，我們沒有看到他的內心活動，不瞭解這個人他在現實生活中是怎樣的情狀？他的內心有著怎樣的不可解的結？要是妳將這些人放到妳新的故事裡去，定然是一件令人親切有趣和有意義的事。

這些電話和郵件，在那個冬天漸寒的空氣中，如同一縷暖流，給了我被凍僵的手指以力量，在這個夏季酷熱的包圍下，則如同一絲清風，拂過黑汗狂流的腦際，使我又可以在鍵盤上移動我的十指，將那些留守在我腦海裡及因之而憑空生出的人物和故事，一一變成

螢幕上的黑字，讓這些黑字於某一天裡，能夠再與期待它們的人們相逢。

打這些字的時候，想著，那些被人喜愛的人，受人崇敬的人，打動過我的事物，也許就能有另外的方式，讓它們獲得在有機世界以外的永生。而那些被人詬病者，讓人疑惑或為之瞠目的事物，亦將呈之於世，以此存照。

我在讀那些讀者郵件的過程中，漸漸地，也被那個問題糾纏起來，即葉子愛上的那個男人，究竟是誰？他的內心有著怎樣不為人知的風暴？他對待愛情、生活、事業、人生以及他所處的世界是怎樣的態度？他怎樣面對葉子的離去？

這個問題於是成了這部長篇小說的緣起。

說句題外話。有眾多讀者詢問，《左臉的微笑》裡提到的女作家是否即為我本人？當然不完全是。雖然有一些視角和生活形態取自我，然終究是為了表達便利而虛構的形象。為使讀者和我自己不至於與書中虛構的女作家「我」混淆，筆下女作家的名字更名為「文瑾」。文瑾比我年輕美貌，是一個剛過而立之年的電視臺女編導，單身，才情而韻致十足，與現實世界保持著若即若離之狀。

以之為交代。

當我能夠扒開世事的紛擾，稍稍靜下心來，寫著那些在挫折裡傷痛和成長，在成功裡堅持和反叛的人們的故事時（在寫作的過程中我才發現，二十一世紀的社會生活已經有了太多的變故，包括表象的、觀念的，由表及裡，由此及彼的，有些令我們目瞪口呆，有的讓我們深受其益，而有的，則只叫人冷靜地旁觀，茫然地無可解地期待著未來格局的明朗），我沒有把自己當成一個陌生的旁觀者。反之，在他們的喜怒哀樂裡，同樣敞放了我的悲憫、我的哀矜、我的歡悅。我與他們保持著距離，同時又筋骨相連。

其實，我像讀者們一樣，也期待著向秋生、李明珂、老繭、佩琳、蘇穎、葉子……：在我的小說裡繼續存在著，快樂，沉靜，或安然地享受流於表面的生活，或堅定地鋸開生活的表面而向內行動。哪怕有時候他們會是頹唐的，有時候會有苦痛，有時候在歡喜中不可自制地顛狂……都將在這即將陳舊卻又與時光一同流動的文字裡，活生生地存在下去。

穿過荒漠，總有人家。

又及，這部小說還未開寫，就曾經有過好幾個名字。先有《他是誰》、《謎中謎》等，直接點題。後來幾位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時候，認為若標題太淺白，不夠有力，於是攛掇我用《所以男人》，與閻真先生的《因為女人》<sup>[1]</sup>，男人寫女人，女人寫男人，別有特色。一開始我也動了心。但寫著寫著，總覺小說題目是個很重要的事，就如同一個將領，要統

帥千軍萬馬打一場戰爭，對這場戰爭，必須師出有名，他必得先找到這個名，並在該名下制定最高戰略綱領，才能率領這千軍萬馬走向戰場，走向勝利。

然而直到小說寫完，小說的名字才在某次前往北京的火車上颶風般來到我心裡。《依然純粹》，當它閃過腦際，我幾乎沒有猶豫地就斷然肯定：這部小說一直在等待的，就是它！

看來這一仗，打的是非常規戰法。

簡以寧 於北京

二〇一〇年四月六日

※補充說明：在書即將付梓之際，出版社諸多精英一起討論的時候，覺得《依然純粹》呈現的是一個結果，如同一個經歷了浪起雲湧的波濤後，已漸漸平穩安靜了的湖面。這個名字尚不足以體現文本中所展示的種種掙扎、陷入、戰勝等等的動盪過程。而《無法純粹》則不但有爭鬥的過程感，也有吶喊之意。經過一番激烈的討論，最終將書名定為《無法純粹》。

二〇一〇年八月八日

## 引子

這天，是葉子的週年祭日。

文瑾與若兮、蘇穎上午九點半來到葉子的墓地。

開始還晴著的天，忽然下起了雨。這突發的形跡不明的雨，使得周遭的景和來墓園的人與物，都籠罩了一種恍惚的陰鬱。一時之間，許多人張傘以掩慌惶。

葉子墓前果然已有了百合花。花上綴滿了從天而降的水珠。就是這沾滿水珠的百合花，使她們好一陣唏噓。

「如果每年都有這百合花陪伴，葉子也不會寂寞了。只是，這百合花會堅持多久？」蘇穎輕聲說。

「我想，只要送百合花的人在，這花每年都會來陪伴她的。」文瑾將手裡的玫瑰放到百合花旁，撫掌致意。

若兮有些不明就裡。她是文瑾的表妹，三年前到加拿大溫哥華的英屬哥倫比亞大學（UBC）留學，這是第一次回國度假。文瑾與若兮既是表姊妹，同時又是最好的朋友，需

要向人傾訴時，若兮大多會來找她聊天。第一次去國離家遠赴海外，心裡有些惶恐，可她父母因為生意繁忙，心裡雖疼愛她盼她前程遠大，卻抽不出時間來好好陪她，聽她絮叨心裡的種種細微感受，每次只要她說到異鄉的陌生和可能會有的孤單時，母親總是鼓勵著說：「依妳的才能和個性，很快就會有朋友的，很快就會適應和熟悉環境的。」看著母親的疲憊神色，想著她的辛勞，若兮就不忍再讓她擔心。出國前那段時間，都是文瑾在聽她傾訴。

「這百合花的背後，肯定有一個長長的故事，對吧？」離開墓地的時候，若兮輕聲問。文瑾正準備說話，忽然看到什麼，住了口。

蘇穎、若兮隨著她的視線看過去，也吃了一驚。

只見一輛加長版的黑色賓利車直接開進了墓園。車停了，副駕駛位上下來一位著黑色西裝中等個子的男人，迅速走到後面，撐開傘，再拉開車門，以手遮在車門頂，將裡面的人迎了出來。車門另一側也下來了一位中等個子著黑西裝的男子，迅速與先前副駕駛位的男人一左一右陪在此人身邊。只見這人身材高大魁梧，戴一副墨鏡，也不言聲，只大步地朝山上的墓地走去。

她們三人一時詫異，耳語道，這是何人，如此派頭？文瑾看著此人背影，忽然感覺有

些眼熟，但一時又想不起在哪兒見過，正琢磨間，蘇穎忽然說：「他到了葉子墓地！」不待二人有所反應，蘇穎已迅速拿出了包裡的相機，往上走去。文瑾、若兮也迅速跟了上去。就在蘇穎拍照的同時，文瑾產生了一個想法。

整整一天，她們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墓地。

從前來墓地，因情緒沉重竟是从未關注過墓地周圍景象，只埋頭於祭掃，沉浸在某種預設的心思中，風過塵舞花謝葉落，都不入心境之湖。

因為這偶然的意外，她們沒有馬上離開，而是在墓地悄悄待著。這裡人來人往，各人臉上的神色，分明提示著多數人是在自己的內心世界裡的，並不會留心周圍人，比如文瑾一行人等在墓地滯留一天這樣的情形。這給了她們足夠的時間和機會做她們想做的事。

文瑾這才發現，墓地種了許多梧桐樹，這些不同的梧桐樹上開放著或凋謝著粉色的白色的花兒，掛了一樹，鋪了一地。她不知道梧桐樹種在墓地裡是否有什麼來歷，只是忽然看著那筆直的樹幹和那些紛紛的花瓣，愣了一小會兒。都是要次第開放和零落的，無論自然賦予了它們怎樣的顏色，這些依附於花的顏色們，都會要隨著花兒的生命存在或逝去。

顏色是由不得自己的，它總是需要附著於物，一如綠色的或黃色的葉子。

觸目葉子，文瑾的心就縮瑟了一下。抬眼朝葉子的墓望過去。



## 第一章——

# 「祭掃葉子 疑點不期而至」

蘇穎從文瑾的書架上取出一本書，丟給她，「妳回去先把這本書讀完，再來。」若今一看書封，《愛情是個病》，封面很奇特，一棵樹，一朵花，半片落葉是整個書封的背景，作者，文瑾。翻開書，就看到了葉子的名字。她驚得張大了嘴：「難道，妳寫的是真人真事？」